

# 從卑南族南王部落兒歌談語言復育

文 / 林志興 Agilasay Pakawyan

**語**言、音樂與服飾裝扮相同，都是文化最外顯的部分，在族群交流的場域裡，**語**最先接觸入眼的必是服飾與裝扮的意象，最先入耳聽到的必是說話的口音，而表達善意或誇示自己的文化時，音樂舞蹈就扮演了更重要的功能。

學校強力干擾族語的發展，社會鼓勵學習新語言和文化，使小孩很快地聽不懂耳畔母親呢喃的搖籃曲，小孩之間的語言遊戲內容換成了新的唱遊，在此一情形下，原住民的兒歌應是最先遺忘而被外來文化所替代的部分。

然而，自從1980年代以後，原住民議題與文化復振的願望抬頭之後，原住民文化的探索與重建有如星星之火熱烈地撩起，在原住民藝術美學當中，最具吸引力的音樂舞蹈可以說是表現最活潑的一環，在生活、藝術、經濟活動、政治慶典的領域（謝世忠1994），甚至外交的領域，處處能見到原住民歌舞的展演。可是做為音樂之芽或音樂之母的兒歌，卻始終乏人問津。

即使是學術研究工作中，研究者也寥寥可數。像已成為日據時期研究原住民音樂最具權威的黑澤隆朝先生，其著作中也少見童謠或兒歌，即使在他的原住民音樂分類裡，我們也會發現也僅在慶典歌類下立了未成年之歌的小類別而已。（轉引自林桂枝1998:49）

## 卑南族及南王部落簡介

卑南族是個人口極少的族群，至1998年底止，總戶數已有5,413戶，人口約2萬人，位居臺灣原住民族之第五順位，可謂少數中的少數。

約南起於知本溪北抵卑南溪之間的卑南平原近山腳處地帶，是卑南族傳統的居住地，卑南族人自古即在這一帶，建置了知本、建和、利家、泰安、初鹿、阿里擺、下檳榔、南王等8個聚落，而1930年原卑南社人遷居南王里的時候，社中有一部分人則遷往臺東成立了新的聚落稱「巴布魯」（曾振名1983）。光復後行政區原屬初鹿的「龍過脈」，也因人口增長，重新劃分出明峰村之故，而自成一新的社

區單位。而這些聚落都緊鄰著其他族群。北接阿美、布農，西鄰魯凱，南通排灣。

有關卑南族的音樂風貌，我們可以由幾位前輩學者的描述獲知一個梗概。

首先介紹一下史惟亮（1967:56）的觀察描述：

卑南族全部僅有8個社。卑南族地處魯凱、排灣及阿美、布農各族環繞之中，且有一面臨海。

卑南族民歌當中沒有布農族的強悍和魯凱、排灣族的豪放，也沒有阿美的樂天等特點，但它的民歌卻吸收了魯凱、排灣和阿美的悠遠、和平、田園等風味，卑南民歌中也還留傳著較原始的誦經般曲調，但大都數都已經相當歌曲化了，有戀愛、回憶、農忙、團聚、結婚、寂寞、搖籃、飲酒、打獵、收穫……等歌，但他們缺獵頭戰爭的歌，基本上卑南是一個和平的小民族，在音樂上它很像歐洲的瑞士，並沒有太多的獨立性，卻兼有各族音樂之長。

## 南王部落的兒歌

南王部落的兒歌，就如同筆者在前言中所述，是卑南族音樂文化當中，最早流失的部分，現在在南王的日常生活當中，已難得能聽到有人歌唱，偶然有人唱出，也都是年逾60以上的老人偶然之興，兒歌由60以上返老返童的老人家來唱，看似有趣，實則悲哀。本應由少年自己來唱的少年年祭之歌，在祭典的時候，我們會看到一、二位長老代唱的畫面，即使代唱的長老，也往往是拿著一本小小的筆記本看著唱，所以南王部落的小孩之歌，已經被現代文明逼到快要絕滅的角落，只有很少的時候，很少的老人想起它們的時候才唱。

不過，幸好，有些前輩學者曾經做過一些採集與研究的工作，協助了記憶的喚起，經由爬梳他們的著作，可以提供我們認識南王部落的兒歌。

就筆者所知，含有卑南族音樂資料之文獻，有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黑澤隆朝、許常惠、呂炳川、林信來及洪國勝、錢善華等人之研究。但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所錄者（1916:341-349），僅有獵祭時 payrayraw 片假名的歌詞，無兒歌之採錄。而筆者未能收集到黑澤隆朝之研究，但曾詢問過林信來先生，據他告知黑澤之著作很少提到兒歌。而許常惠先生諸多發表過的文獻中，筆者亦未見到有關卑南族兒歌方面的論述及呈現。但呂炳川、林信來的研究中，則紀錄了一些卑南族兒歌，而且包括了南王部落的兒歌。洪國勝、錢善華兩位之卑南族童謠採集研究，可以說

是迄今為止，收集卑南族兒歌最豐富之研究，是極值得參考的文獻資料。

對南王部落的卑南族人而言，takubakuban（少年組）以前的所唱的歌都算是小孩子的歌。

如果按卑南族人的標準來看，卑南族的兒歌應該包括如下的三個範疇：少年祭儀之歌、搖籃曲、兒歌。其中，少年祭儀之歌，由於南王部落有特別的少年會所制度之故，所伴隨而生的祭儀與日常歌曲，恐怕是其他族群所少有的特色。雖然在卑南人的語言表現中，講到少年祭儀所特有的歌曲時，會直接說那是少年會所的歌（snay Da takutakuban），可是總的來看，卑南成人們，仍是把少年組的成員們看成是未成年的小孩，所以少年會所的祭儀用歌，仍然歸入兒歌的範疇裡。依此而言，南王卑南族人的兒歌，應含下列的類別：

### 一、maenen（哄小孩之歌，即搖籃曲）

搖籃曲又可分為下列兩種：

1. 大人唱給小孩的哄小孩之歌，周作人稱為母歌（朱介凡1982）
2. 大孩子唱給小孩子的哄小孩之歌

### 二、snay Da lalak（小孩之歌，兒歌）

1. 遊戲歌：配合遊戲所唱的歌
2. 敘述歌：敘述事情、願望和抒發情緒的歌
3. 舞蹈歌：可用在舞蹈上的歌
4. 數數歌：學習與記憶數字的歌

### 三、snay Da takubakuban（少年祭儀之歌）

#### 1. basibas（少年祭）祭儀用之歌

甲、kuDaw（與猴子相關的祭歌）

(1)kuDaw i ami（北部落的少年祭歌）有三種歌詞，但曲式皆同

- a. 在pangayangayawan（刺猴訓練場）時唱的祭歌。
- b. 在會所時唱的祭歌。
- c. 在aDaaDaran（棄猴處）唱的祭歌



少年祭祭儀有專屬的祭歌。(攝影 / 徐明正)



- (2) kuDaw i timur (南部落的少年祭歌)。只有一種kuDaw。
- 在 pangayangayawan (刺猴訓練場) 只刺猴，不唱祭歌。
  - 回到會所後，也不唱kuDaw，而是唱penikbik (這首祭儀歌曲，在歌唱結束時，全體要口中出hu-hu之聲，然後以腳踏takuban 之竹板，象徵除去舊塵，迎接新年)
  - 棄猴時，才唱kuDaw。

乙、祭儀後之歌舞。

- (1) isuwaLay alialian (招喚伙伴來跳舞之歌)
- (2) pankun 或padukduk (快板的)
- (3) 一般的舞蹈歌曲

2. 在 takuban 生活時唱的歌。

據說在往昔takuban 中生活，休息

的時間，年長的少年領導們，常會唱一些互相逗弄的歌，甚至令下級者唱一些逗弄的歌，要他們唱出那一位美少女最配那一位上級來取樂，不過，因少年會所的功能被學校取代，會所生活式微，50歲年齡左右的人也只是聽過而已。

從上述的呈現的南王部落兒歌的項目，我們會發現前文所蒐羅的童謠或兒歌缺了不少項目，還有待補齊 (最好能編輯成譜冊或有聲出版品)。況且，南王卑南族人的歌曲，常有同曲不同詞的現象。所以往昔兒歌世界的內容，應多於我們現在所能掌握的數目。

## 復育與發展南王部落的兒歌

林海音 (1977:1-2) 在為朱介凡編著之《中國兒歌》作序時，曾經回憶著寫下這麼一段感人的話：「在我幼年的時代，學齡前的兒童教育不是交給托兒所、幼稚園，而是由母親、祖母親自來撫育、教養。子女眾多的家庭……就加入奶媽和僕婦。無論主僕都識字無多，不懂什麼叫『兒童教育』，但是孩子們仍然在學習；語言的學習，常識的增進，性情的陶冶，道德倫理的灌輸……可以說都是從這種『口傳教育』——兒歌中得到的。因此我敢說兒歌就是一部中國的兒童語意學、兒童心理學、兒童教育學、兒童倫理學、兒童文學……。可是在學校普及和大家庭



卑南族猴祭時有特別的祭歌。(攝影 / 徐明正)

生活解體的今天，兒歌卻沒了影兒了！我們也許會說，學校教育不斷進步，使兒童讀書識字，畫圖遊戲，做人做事，有更科學的方法來達成教育的目的。就連我自己，雖然幼年的兒歌，朗朗上口，可是當我教育我的孩子，已經不使用這套了。」

這一段話，說在20多年前，時至今日臺灣社會中的中文及閩南部分情況已經略好了些，至少在書店裡可以看到不少以本土內容為主的兒童出版品，媽媽不一定再親自唱兒歌給小孩聽，也都能為孩子找到平面或有聲的出版品代勞。

可是對南王的卑南族人（甚至所有的原住民）而言，兒歌的處境可能更劣於林海音當年所處的環境。有一點相當明確，漢語及其方言群閩南、客家，仍是一個活生生的語言，相對於卑南族的處境而言，已經瀕臨滅絕。即使受時代風潮影響，政府實施了多項鼓勵的措施，最多只做到了「點」的成績，功效猶未能穿透到原住民社會的最底層，產生「面」的效果。更由於人口群不足以支持有利可圖的市場，遑論民間力量的投入，所以處境令人更形擔憂。我們的孩子能買到的也是他族群的材料，所以學會了其他語言文化，根本無緣見識本族文化。

過去，我們學習的內涵以西方童話和歌謠為主，而今，竟在本土文化的大旗下，面對另一個強勢的「本土文化」。我，我們的孩子，認識「天黑黑」，但是完全不認識卑南族的兒歌。

## 重新發掘南王卑南音樂脈礦的建言

筆者在探索南王卑南族人兒歌的現存實況後，進一步認識到南王卑南族的兒歌



兒歌與歌謠是族群語言與音樂美學基礎的一環。  
(攝影 / 徐明正)

對南王部落或整個卑南族的意義和價值。筆者認為，兒歌或童謠更是一個族群音樂與語言美學的一環，基礎的一環，而此一美學的提倡，最能促進族群意識的認同，最能幫助一個弱勢族群，自信地、勇敢的立足於大社會。何況原住民音樂相異於漢族音樂，其音樂本身的豐富性和藝術性，還不只是原住民本族人學習而已，更能夠充實大社會之音樂教育內含。林

道生(1997:20-24)說原住民音樂的形式，幾乎包括了西歐文藝復興以前的各種形式，所以在音樂教育中推廣原住民民謠，合於當代音樂教學的理念及目標，也與我們的生活環境相配合。

所以，如何重新發掘幾近流失的南王卑南族音樂脈礦，並重新加以發展，筆者建議如下：

**第一：加強整理工作：**整理就是整理現存的記憶，喚起流失的記憶，深化所有的記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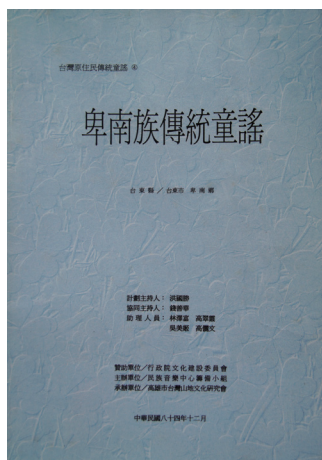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這項工作，目前我們至少能做到，加強蒐集前輩學者採集資料的彙整，鼓勵卑南族人或非卑南族人對民族音樂產生興趣，而加強田野採集的工作。以歌譜記錄，以錄音記錄，以影像記錄，以各種有效的途徑採集。既然有資料，就必涉及到保管、保存與資料運用的問題，如何集中管理、複製、維護資料的安全，也許要因應資料量的多寡設立資料櫃、資料室或資料中心，配合部落中現有的機構來加以保存運用。學校、臨近的博物館也許是協助此項工作的好單位。

**第二：鼓勵研究與創新：**鼓勵對現有的音樂材料進行學習與研究分析，讓更多族人瞭解自身的音樂特性。鼓勵應用研究，諸如作曲，教學、推廣策略甚至賞析方面之研究。對於南王部落而言，在作曲方面自日據時期以來，就有很好的創作傳統，這個傳統是由卑南族民族音樂家陸森寶所創育的。陸森寶一生創作了兩三百首卑南族的音樂，其中多首歌曲已成卑南族之全民歌曲，其影響甚至及於校園民歌之發展。而今陸森寶雖已過世，但其遺風仍深刻影響著南王部落，目前南王部落中從事音樂創作和舞蹈工作的人士，諸如林清美、林豪勳、陸賢文、陳建年、曾志偉等人，或侄或孫，皆為其晚輩，而且潛力驚人。只可惜，迄今為止尚未注意到兒歌創作的領域，若能鼓勵研究創作，必能綻放成果，增加兒歌曲目，豐富卑南小孩的心靈世界。

**第三：加強推廣活動：**將兒歌資料納入學校音樂教育活動之中（諸如音樂課、合唱團），以鼓勵學童學唱。目前南王國小十分熱心推動族語教育及鄉土教學活動，但在兒歌的推廣活動上，除了近2年來舉辦少年成長營，教授南王部落的少年們認識祭儀有關的文化及歌曲演唱之外，其他的兒歌尚未進入音樂教育的活動之內，似可加強。另外，應可配合學校之語言，黃貴潮(1998:109)認為兒歌具有訓練的功能，借用各式各樣的兒歌，訓練兒童的口舌發音能力。筆者亦認為原住民兒

歌，在無意義的虛詞部分，可以練舌練口之發音，在實詞的部分，可以讓他們學習造句能力，而配合兒歌的遊戲，可以促進兒童人與人相處的能力。

教育活動提倡兒歌復振創作運動，例如，將鼓勵有音樂興趣的兒童，將好的作文作品或好的族語作品，採合作方式創作自己唱的兒歌。鼓勵出版，諸如出版譜冊 10，出版有聲資料：唱片、錄音帶、伴唱帶、配合教學畫面的MTV 等，甚至可以應用電腦於音樂教學（賴美鈴1997:63-74）及推廣活動上。



出版傳統兒童歌謠，有助復振族語。（圖片來源 / 高雄市臺灣山地文化研究會）

第四：以學校功能帶動部落風潮：任何一項與人有關之事務，其成敗之舉，常與推動者密切相關，十分切合實際，但在一個部落之中，成立專責機構，則顯困難，不過利用現有之政府機構，做為推動單位，則十分可行。現今南王部落內之政府機構，特別是文教機構有南王國小、卑南國中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之卑南文化公園。然而盱衡實況，筆者認為以南王國小為中心，結合上述單位，及部落中之長老與各種組織團體，是最佳的搭配。透過學校，帶動社會教育，甚至積極組成研究會、推廣會或作曲會之學習型組織，不僅配合及結合教育部之推倡終身學政策，亦可借助社區總體營造之策略與資源。

本文從文獻回顧的角度，配合筆者在南王生活的實際經驗，面對似已將絕之兒

歌，重新探索南王卑南族人的兒歌世界。1998年底，在師大成教中心李瑛教授協助之下，在南王國小舉辦了一場成人的母語研討會，研討之後，結業學員必須返回部落負責推廣工作，建和部落因此產生了一首以族語頌讚故鄉的悅耳兒歌，而該兒歌在推廣者努力下，已漸成人人會唱的歌曲。

1990年在聲寶文教基金會的贊助之下，救國團曾經組織高中學生的表演團隊赴北巡迴各大專院校表演「後山傳奇」之節目，當時，幸好許常惠先生出版了原住民音樂的譜冊，使該團在尋找資料和學習上，節省了許多力氣。

最近，有音樂製作人探到了南王部落蘊藏著音樂的寶庫，製作人曾志偉想聽我的意見，送了一份母帶給我試聽，當一陣陣從來都沒有聽過的天籟之音升起，震懾住了我的心！那是南王部落的搖籃曲，是大人唱給小孩聽的那種搖籃曲，是我應該要聽過，但卻從來沒有聽過的搖籃曲。40餘歲的大男人，竟然有若孩子般地靜靜落淚在書房！感動於音樂之美呢？還是，還是難以承載40餘年的失落？

這是睽違的兒歌嗎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南王的媽媽們能唱那麼動人的兒歌給小孩子們聽！

隨後，我拭去淚水，拿起帶子走入客廳，把妻女都喚來一起聆聽那一支母帶，我們都出奇的安靜，靜靜地聽完那首歌，忽然，二女兒揚起快樂的聲音說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這首歌有一位mumu（祖父母或部落長老的通稱）到學校來教過我們。」哦，原來爸爸遺失的，女兒拾得了，感謝學校的安排。我忽然想到，只要我們記憶中有它，心中有它，靠著新的技術、方法與策略，我們還可以讓它復活。

（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兼任南科館籌備主任，摘錄發表於臺灣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舉辦之「臺灣原住民童謠研討會」的《臺灣原住民童謠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200-250。）

## 參考書目

1. 史惟亮1967臺灣山地民歌調查報告，收在《論民歌》頁32-69。臺北：幼獅。
2. 朱介凡1984「中國歌謠論」。臺北：中華書局。
3.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88臺灣原住民生活狀況之調查報告。臺北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。
4. 呂炳川1982臺灣土著族音樂。臺北：百科。
5. 呂錘寬1997臺灣的音樂文化發展初論。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頁429-449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。
6. 宋龍生1997卑南族卑南（南王）部落的形成和發展。發表於臺灣省文獻會主辦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



討會。

7. 孟祥瀚1997〈12〉臺東縣史開拓篇。臺東：臺東縣政府。
8. 林信來1985臺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。臺東：東部印刷廠。
9. 林信來1987南王聚落之音樂。收在劉斌雄、胡台麗《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》之第五章第二節，頁231-237。臺北：中研院民族所。
10. 林桂枝1998〈6〉從阿美族歌謠分類對原住民族音樂的省思：以北部阿美族為例。收在《後山音樂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45-67頁。臺東：臺東縣立文化中心。
11. 林海音1977〈在兒歌聲中長大〉。朱介凡編著《中國兒歌》之序，頁1-2。臺北：純文學。
12. 林道生1997臺灣原住民族民謠與音樂教育。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頁17-24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。
13. 洪國勝、錢善華1995卑南族傳統童謠。高雄：高雄市臺灣山地文化研究會。
14. 許常惠1987從雅美族對歌謠的分類法試論雅美族音樂的形態。收數在許常惠著《民族音樂論述稿（一）》，頁53-144。臺北：樂韻。
15. 許常惠1988臺灣土著民族的音樂。收在《民族音樂論述稿（二）》，頁159-165。臺北：樂韻。
16. 陳文德、林信來、平衍1987卑南族祭儀及歌舞研究。收在劉斌雄、胡台麗《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》之第五章第二節，頁194-259。臺北：中研院民族所。
17. 陳榮福紀錄、曾思奇譯註1994猴祭歌。山海雙月刊第七期，頁84-85。
18. 陳榮福紀錄、曾思奇譯註1994葬猴歌。山海雙月刊第七期，頁86-88。
19. 陳鄭港1997臺灣原住民族音樂文化及其發展。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mumu 卑南語對祖父母輩的稱謂。文集，頁25-35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。
20. 陳鄭港1997臺灣原住民族音樂文化及其發展。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頁25-35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。
21. 曾振名1983南王卑南族的遷移及其回顧。考古人類學刊，第43期，頁17-47。
22. 黃貴潮1998阿美族的兒歌世界。收在《原住民音樂世界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101-116。花蓮：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。
23. 楊兆禎1984客家民歌。臺北：天同。
24. 賴美鈴1997電腦在國小音樂教學的應用。收在世紀末的回顧-廿世紀音樂與音樂教學研討會論文集，頁63-74。臺北：臺北市立師範學院。
25. 錢善華1997鄒族童謠研究。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頁1-16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。
26.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。臺北：自立。
27. 謝世忠1994山地歌舞在哪兒上演？原住民的歌舞場域。論文發表於「從部落到劇場」研討會。臺北市：山海雜誌社、原舞者文化藝術團、東吳大學社會服務團。
28. 簡上仁1992臺灣的囝仔歌第一集。臺北：自立。
29. 簡文秀1997臺灣歌謠的探討與展望。收在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頁451-456。臺北：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。

# 簡史朗聲耕邵語，再現逐鹿風光

文 / 張倩瑋

很久以前，邵族祖先帕達木和族人一同打獵，有一天，他在叢林發現一隻從沒有見過的白鹿，於是和族人全力追捕，一路追到今南投縣魚池鄉，遠遠看去，白鹿突然跳進一條大河（日月潭）。帕達木和族人回到家鄉後，告訴村裡的人，他們發現一個有山有水、有吃不完的大魚，花草樹木非常漂亮的人間仙境。於是，帕達木帶著族人遷往這片新天地。

這是邵族的白鹿傳說，相傳邵族人就是追逐白鹿而來到今日月潭一帶。

## 挽救瀕危語言，編輯語言教材為推廣基礎

說到日月潭，其晨曦的美景名聞中外，是國際間少數素負盛名的人工湖泊，也是臺灣原住民族第10族「邵族」（ita thao伊達邵）的故鄉。近百年來，隨著漢人進駐、政權干預，使得ita thao被迫遷移、文化也逐漸被淡化。然而，青山綠水依舊，一波波的觀光潮湧進日月潭，ita thao卻得面臨救亡圖存的危機。

關於ita thao，人口約700人，僅多於撒奇萊雅族，是全國人數第二少的原住民族。大部分聚居在魚池鄉日月村（德化社），即日月潭畔，少數幾戶定居在水里鄉頂崁村的大平林，是個相當袖珍的原住民族群，生活環境隨著日月潭的商業化、觀光化而帶來改變，面臨生存競爭的壓力，漢民族語言、文化全面入侵，逐漸取代傳統，使得部落傳統文化、語言走向式微。

爲了推動原住民的母語教學，原住民族委員會和教育部於2005年合作編輯40種版本的原住民族語言教材，作爲學校推廣母語教學的基礎。

## 文史研究是研究語言的初衷

在40種版本的原住民族語言教材中，最令人好奇的，是邵語的編輯委員——沒有深邃的輪廓、操著平地人口音，在南投縣大成國中擔任國文老師的簡史朗。一位土生土長於埔里、道道地地的漢人，在ita thao的部落裡會說傳統母語的族人已寥

寥可數，簡史朗卻能說著流利的邵語、熟知部落文史。

「我的邵族名字叫做Ti-an」，簡史朗介紹自己的族名，原來是部落裡的女祭司替他取的名字。一個非族人、非原住民族能得到部落的認同，為其取族名，是非常光榮的事。

接觸邵族文化，跟簡史朗是教師的身分有很大的關係，他因為教學而研究起地方文史。他說，南投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地區，伴隨他成長的埔里，是人類學的寶藏，多族群在此交會，生活圈中有原住民的出現，族群間的互動，習以為常，加上自己擔任教職，必須編輯教材，才會跨入文化研究的領域，「我只是在研究我的生活環境。」

簡史朗著迷於故鄉的文史調查工作，除了教學時間外，其他時間幾乎都奉獻給邵族，一下用DV紀錄邵族傳統儀式，一會兒用相機記錄邵族生活，手邊還不停地在紙上著墨些什麼；家中堆積成山的史料，一座座資料櫃從4、5坪大的工作室延伸到茶水間，對簡史朗來說，這些都是無價之寶。



簡史朗（左）積極進行文史調查工作，來整編語言教材。（圖片來源 / 簡史朗）

## 搶救文化要從語言著手

走進部落探尋研究，語言是很好的切入點，簡史朗說，「如果不懂這個族群的語言，文化研究就像隔層紗。」由於邵族語的構詞、文法和漢語不同，因此文字翻譯上會產生誤差，加上邵語發音的部位較為特殊，有邊音，多個邊音的發音意思就不同，若不懂邵語便無法貼切地理解邵族文化意涵，這也是促成簡史朗學習邵族語的動機。

因為深入了解邵族文化，他因而擔憂邵族文化流失的危機，「搶救文化要從語言著手」，如果在家中能用母語來溝通，這個語言不會消失，可惜，外來語已成為邵族人的通用語言。而且，南投隔代教養的問題非常嚴重，孫子不會說母語，祖父母為了和孫子溝通，被迫學習外語，久而久之，母語就慢慢退化。



簡史朗參加各研習會來推廣邵族文化之美。(圖片來源 / 簡史朗)

的口吻重複著，「沒有一個人」，部落裡最後一位懂得和祖靈溝通的先生媽（女祭司）已過世，加上祖靈信仰被同化，祖靈象徵的祖靈籃被收起，在在說明了母語在那裡已經死亡、甚至可說文化已完全斷根。

簡史朗指出，阿美族、泰雅族等人數多，會說母語的也多，邵族人少，會說母語的人相對較少，其中三、四十歲的年輕人會講邵語的已經非常少，能用母語完整講出句子者屈指可算，頂多只會幾個單字，夾雜在華語中。

以水里的大平林部落為例，部落沒有一個人會說邵語，簡史朗以驚異

### 先生媽與族群的連繫

先生媽在邵族的傳統信仰中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專門負責主持祭典，也是與祖靈溝通的媒介，全程以傳統的儀式、流利的族語進行，甚至肩負著保存族群文化完整性的重責大任。對於邵族來說，傳統信仰、文化、語言需依靠祭典，把氏族結構、社會運作結合在一起，凝聚向心力，所以假如先生媽、祖靈籃、語言，維繫族群的金三角一個個的消失，那麼族群傳承的危機就很大。



先生媽在主持祭典，祖靈具體存在於祖靈籃之中。(圖片來源 / 簡史朗)

### 「自覺」是語言復興的契機

「族語的消失真的是太可怕了！只要一代人、兩代人不用，語言就會不見。」礙於邵語的發音特殊，學習起來挫折感很大，學校裡每週1-2小時的母語課很難吸

引小朋友學習，且學校教育是單向溝通，這也是推行邵族語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。母語如果不是從家裡出發，語言的傳承是很悲觀的，因此，簡史朗憂心邵語會變成死語。

族語應該走進家庭，再從家庭走入社區、社會，做為一個能達到雙向溝通的語言才有活力。但如何讓母語從家裡出發？簡史朗說出「自覺」二字，身為邵族人有沒有感覺自己文化的消失？他敘述著邵族面臨的最大困境，菁英分子都到外地工作，留在部落裡的除了老人，就是社經地位較為中下者，他們即使知道維護文化的重要性，但文化傳承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，「是要顧腹肚，還是顧媽祖」。

簡史朗承認振興文化不能以「顧飯碗」為藉口，尤其原住民語為口述文化，一代代地傳承，每向下一代，就在遞減，不常使用的詞彙會被遺忘，發音、用字也都會隨時代轉變而有變化，「語言的傳承是一場持久戰，時間不等人」他也了解補救工作的困難度，但礙於他不是個邵族人，能幫忙的力量有限，還是要靠邵族人的自覺。

簡史朗表示，許多文史工作者在投入文化研究中，容易造成對文化的過度狂熱而有不適當的行為出現，說不清研究邵族文化有多久的時間，但簡史朗總能清楚的劃分自己的界線，雖然有心為邵族做些什麼，但他強調，畢竟自己是個外族人，有些事不該插手。

就像語言的復興工作，許多部落中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，把小孩子送到都市學校上課，就怕失去競爭力，但這不代表孩子不需要母語的薰陶，此時，兩相比較下，陷入兩難選擇。唯有激發邵族人的使命感，但該怎麼做？需要邵族人自己體會。

外界所能做的就只有製造誘因，包括語言的學習、對環境的認同、對自己文化傳承的危機感，簡史朗強調，「語言是文化傳承的根。」像政府大力推動12年國教免試升學，良善的立意可能阻礙學生學習母語的動機：以往考試升學管道，原住民學生可透過母語認證得到加分，現在這個動機沒有了，該怎麼辦？

## 語言文字化，減輕學習壓力

沒有自己的語言，思考邏輯都是別人的，簡史朗舉例說，國語中蜘蛛網的網字，是「網住東西」之意，但邵語中蜘蛛網的的網字是指「蜘蛛的家」；國語講「小

鳥在叫」，邵語說「小鳥在唱歌」，每個族群語言中詞彙的產生就是那個族群生活背景的顯現。不懂得自己的族群語言，文化意涵不只會被抽離，甚至被扭曲，簡史朗反問，「你說語言重要不重要？」當然無庸置疑，語言若被抽離，思考就會被取代。努力於保護邵族語，兩年前他又接受委託，和邵族耆老合作，編輯起電子版的邵族字典。這可說是原住民語言的一大突破，他振起精神，專心於邵語口傳文字的採錄工作，然後，逐字翻譯，再結合華語，努力以不失真的方式把邵語的資料統整起來，等於把語言給文字化。

簡史朗認為，學語言講詞彙，除了要會念、會寫，如果有一個對應可以查詢的字典，對於學習語言來說可以減輕學習者的壓力。不過邵語字典編起來可不簡單，雖然編排上和一般字典一樣，照羅馬拼音的字母排序，但邵語有很多字根的變化，每種變化都有不同的字義，且隨時都有新詞彙增加，所以需要不停地增補、修訂。

他說，語言有著趨變性，尤其日月潭是很早就開發的觀光商業區，對於利益、金錢的競逐是難免的，族人為了做生意，學習閩南語、華語、英語、日語樣樣來，而犧牲了母語。語言和文化相互牽動，正左右著邵族的存亡。

邵族語言的發展現狀雖不免令人憂心，但他依然不失熱心，謙說自己個性很難婆，從不居功、也不求什麼名利，他認為自己從研究邵族中得到許多，包括學會邵語、了解部落文化，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是心喜的，所以只要邵族人需要幫忙他就願意回饋，就像他在部落中每週4堂課，開班教授族人說母語一般。



透過族語教學，讓族語有延續的機會。(圖片來源 / 簡史朗)

年屆62歲的簡史郎提早從學校退休，他想全心全意投入文史採集與研究，盡其所能累積基礎資料。萬一真的有一天，邵族像平埔族一般，文化、語言被完全同化，至少回過頭來還有可以補救、挽回的機會。